



好作品是电影业过冬的解药

□ 姜天骄

观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质内容的追求还在不断提升,这些都

将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持续的动力。

就在减少,今年,无论是申报电影备案还是电影开机数量仍在严重下滑。

困难摆在面前,电影行业前进的每一步都变得愈发谨慎,谨慎筛选、谨慎开发、谨慎制作、谨慎投资。实际上,这种谨慎小心的发展基调一方面会让行业经历发展暂时放缓的阵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行业驱逐劣币,净化市场。

可以看到,今年上映的国产片更多的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博取观众的青睐。以近期上映的《银河补习班》为代表,虽然缺少了娱乐性,但是能够带给观众更多思考和回味。剧情片崭露头角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行业已经逐渐意识到,讲好故事才是电影发展的唯一出路。

当前中国电影正处于在从数量时代向质量时代调整的阶段,行业称之为稳定发展期。面对阶段性调整的现实,电影产业的参与者应该积极应对挑战,同时充分意识到中国电影市场后续发展的动能和潜力。电影作为最广泛触达用户的文化载体,一方面,能够给社会 and 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文化价值,另一方面,观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质内容的追求还在不断提升,这些都将是

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持续的动力。稳定发展的阶段,也是思考中国电影自身发展正确路径、树立中国电影发展道路的时机,要将视野放到更大的追求上,追求精品、追求中国特色的风格。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今年下半年也是我国电影产业

真正发力的时间,将会有多部主旋律影片集中上映,为祖国生日献礼。其中包括由吴京主演的反映中国队员登顶珠峰故事的《攀登者》;改编自“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真实事件的《中国机长》;有讲述普通人与国家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我和我的祖国》;还有以二战时期中国空军及美国志愿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为时代背景改编的真实事件的《鹰猎长空》等一批聚焦伟大时代,记录伟大实践,关注人民奋斗故事的优秀主旋律作品。从过去几部爆款电影如《战狼2》《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等的成功经验来看,今年的国庆献礼影片很多都具有成为爆款的基因,讲好这些中国故事不仅是中国电影人的重要责任,同时也是中国电影走向全球市场,真正融入世界的根本。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从来就不缺好的故事。眼下电影行业正在经历寒冬,那么电影人不妨借此机会沉下心来,充分挖掘那些凝聚中国智慧、彰显中国文化精神的好故事,相信好的作品一定会帮助行业度过寒冬,迎来更长远的发展。

□ 仲呈祥

一次普通的采棉之行居

然牵扯出那么多事件,每个事件不大,但都丝丝入扣,生动展示了当下正在发生的大量生活细节。

看罢《花开时节》,我内心不能平静。习总书记说:中国不乏好的故事,关键在于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事件,关键在于要有写好史诗的雄心。这部电视剧把从兰考到新疆采棉的平凡故事演绎得鲜活、真实、深刻、感人,真正是一部当代中国人民在劳动迁徙中创造的史诗。

我们现在常常谈论何为美好生活,我认为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更包含了人民在精神上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当中对民主、对法治、对生态的全面要求,而《花开时节》正是一部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电视剧。所以,千万不要把《花开时节》简单当作一部一般描写从兰考到新疆去摘棉花的农村故事,因为这部电视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视角。这部戏是借助劳动题材深刻揭示了今天的新时代。它表面上讲的是棉花,实际上是讲中华民族、中国农民在精神上从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到走向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收获物质之花,更要盛开精神之花,是走进人民群众当中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么来、又是什么样的作品,它的视角是宏大的。

能把故事讲得清清楚楚、层层递进很难,但《花开时节》显然做到了。一次普通的采棉之行居然牵扯出那么多事件,每个事件不大,但都丝丝入扣,生动展示了当下正在发生的大量生活细节。比如李大菊交代大妮如何摘棉花、摘棉花的时候要怎么跪着、网红直播的各种炒作、新疆的辣椒和大枣怎样堆成山等。还有那些很精彩质朴的台词从最平凡人的嘴里说出来,直击时弊,多么有力量!这些细节如果没有深入生活的观察和体验,都很难做到。

创作的方法有千条、百条,最可靠、最有效的就是扎根生活、扎根人民。《花开时节》以人民为中心,导演、编剧、制片人亲自到棉田里采访,亲自在劳动中体验,电视剧中的很多故事和情节多数取材自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片子当中的绝大多数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甚至男女主角都是普通群众,这是他们第一次演电视剧,所以整部片子充满鲜活生命力。在片尾,我们可以看到,剧组为了拍好人物,在新疆采访了130多个真实的摘棉工。为什么这样做?剧中的人物不就是从这里边浓缩出来的吗?

这部电视剧最好的是什么?是培养造就了一批像大妮这样懂得诚实劳动的美、懂得对诗意的追求、懂得超功利的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人,而不像我们某些影视作品里造就了一群又一群、一波又一波的功利的人、庸俗的人、低级趣味的人。北京大学95岁高龄的教授张世英先生是在世的年龄最大的哲学家,他70岁以后的近二十几年开始研究中华美学,他发现艺术就是应该造就有诗意的人,对于目前文艺世俗化现象,他则猛烈抨击。所以剧中大妮儿和二妮儿的差距是时代造就的,这两个人物的对比很有意味,是必需的。剧中那个文化影视公司的混账艺术总监赵奇是个投机造假的“奇才”,这个人物的变化就是社会中一些人真实的样子,看着很解气。

《花开时节》看似没有打民族团结的牌,但却非常成功地发掘了这个主题。剧中最后,6岁的加索尔亲切地喊大妮妈妈,一群女工掏心掏肺的视频不仅帮助吐尔迪一家重新复合,而且里面中原女人浓得化不开的亲情让人泪奔。

所以,《花开时节》讲好了中国故事,弘扬了中国精神,真正做到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花开时节》的创作道路是导演陈胜利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纪实美学风格追求的延伸和深化。通过这部电视剧,我们可以看到《黑槐树》《九一八大案纪实》《女子特警队》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昭示了一位有个性、有追求、有定力的艺术家应当坚持的创作道路。

胜利导演在剧中注入了它的诗情画意,他把镜头对准兰考黄河边,对准新疆天山脚下,对准白茫茫一望无际的棉花地里那些姹紫嫣红的女人,这些意象给观众以人与自然融合相处的一望无际的壮美。可以说是托物言志,寓理于情,理念极致,意境深远,非常符合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学精神。相较于陈胜利,一些已经被捧得很高的导演却已经根本没有定力,也已经没有追求,登上央视荧屏,赚了钱,《花开时节》能够登上央视荧屏,赚取普通人民群众的强烈精神共鸣,取得不错的收视,这本身就是对导演初心不变的最大肯定和褒奖。

剧说

花开时节知美好

出版社玩文创,这个可以有

□ 周慧虹

文化产业多元化发展之路已经将触角伸到每个细分行业。

近年来,文创市场不断升温,博物馆、旅游景区之外,出版社也开始借助独有的图书资源,推出各具特色的文创商品。

比如,人文社“人文之宝”的伍尔夫咖啡杯一经面世即受欢迎,它将英国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形象印于杯身,并附上她给丈夫遗书中的一句话:“记住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记住爱,记住时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凡悲鲁》中提取了部分画作制作成便签本、杯子、帆布包。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中图北斗公司推出的文创产品《列国图志——世界日历2018》,每一页既有专业精细的地图、国家影像、各国简介,也有权威学者筛选的名人箴言……

出版物和文创产品融合,从单一出版向立体的文化服务企业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当前,我国出版行业中,出版社数量众多,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无论从营业收入还是经营利润来看,皆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不过,也要看到的是,作为出版社主业的图书出版,近年来亦暴露出一定问题,此前曾有部门公布了图书市场的新书销售情况,居然有不少出版社的单本新书总体销量不足10本,许多新书从印刷厂出来,在书店兜一圈后,就又进了造纸厂回炉化为纸浆。由此,既体现了好书难求,书业市场竞争激烈,同时,也折射出出版行业在固守本业的同时,亟须另觅他途,走多元化发展之路。

而像一些出版社瞄准文创做文章,确有其可行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出版社以往出版的各种图书中,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智慧成果,将其中一些成果发掘出来,以文创形式呈现给市场,无论从创意根基还是社会认知来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另一方面,这些文创产品由图书衍生,与图书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对于相关出版社而言,实际运作中也就顺理成章,不致因面临太大挑战而承受过高的跨界经营风险。

由当前一些出版社玩文创,不免想到管理学中的光环效应。所谓“光环效应”,是人们常有的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评价倾向,就像有个成语“爱屋及乌”,只要人们认为某个人、某件事物不错,就赋予其一切美好的期许,就连与之相关的因素亦跟着沾光。诚所谓“君子善假于物也”,恰到好处地利用“光环效应”,会使市场经营者进一步提升自身知名度,更增加其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对于出版社来说,一些出版社本身即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还有些出版社即便自身知名度不高,但其出版的相关图书或是图书所涉内容为读者熟知与欢迎。这些有利资源不啻为出版社套上了“光环”,其经营管理者即可借助于“光环效应”,围绕图书及其内容精心策划设计,推出相应的文创产品,进而吸引消费者的关注与热捧。

目前来看,出版社涉足文创领域还只是开始,有广阔空间值得探究。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出版社发展文创产业切忌盲目跟风,市场青睐的终究是那些慧眼独具者,只有善于结合实际,将出版社自身的资源优势与消费者的内在需求统一起来,才能把准方向,使出版社的文创之路走得通畅。

悦读

□ 李尚飞

不要做书籍的奴隶,而做自己的主人,不被碎片化和信息文化,而拥有独立的思想世界。

李贽是什么人,估计许多人不知道,但说起李泰伯,听说过的人就多了。有个著名的故事“李泰伯指瑕”,说李泰伯曾经帮助范仲淹把《严先生祠堂记》中的“先生之德”改为“先生之风”,一字之变,显示出他崇高的文学和思想修养。这个李泰伯就是李贽,泰伯是他的字。

就这么一个被后世宗为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的“一时儒宗”,却极不喜欢一本儒家经典——《孟子》,随之也不喜欢孟轲这个人。不喜欢到什么程度了呢?据说他去考秀才的时候,碰到的题目是“经正则庶民兴”,想了半天,不知道这句话从何而来,就说:“没有书不是我读过的,可这一句我却不知道,那一定出自《孟子》。”连题也不答,把笔一掷就跑出来了。

李贽虽然不喜欢孟子,却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影响当代、思想传世的著名学者。他的不喜欢,倒不一定是他曾接触过《孟子》,大概还是简单地了解之后对孟子的思想不感兴趣,而且觉得与自己的思想不符,有点排斥。自己有自己的思想重心和中心,由此出发而摒弃

其他学说,既不绝对,也不主观,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是阅读精神的体现。幸运的是李贽生活在北宋学术氛围相对比较宽容的时代,所以,哪怕他表现得如何不喜欢,诸多尊孟的人不但没有把他怎么样,还敬重他的人品和学识。

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同样不喜欢孟子的晁说之遇到了宋高宗,当时宰相想给晁说之一个官位,高宗知道后说:“孟子发挥王道,晁说之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非议孟子。”下令让晁说之直接退休回家了。到了宋亡后的七百多年,读书人不肯诤诤研《孟子》,不信奉尊崇孟子的学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更莫说敢提出不同意见了。

我们读书,在不了解其内容和观点的情况下,不能随意地加以否定;在自己不具备高屋建瓴的思想态势的情况下,也不能先入为主地抱一种指摘、挑剔、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某本著作和某个作者。如果这样做,于作品和作者倒是无损,却首先把自己限制了,这样的阅读,无益而有害。而阅读分明是自由的,选择的权利归于自己,依据的,应该是自

别让灵感稍纵即逝

□ 涂玉国

水滴石穿的恒心,方可功成。

唐代诗人李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正因为他日常观察细心和每有灵感便记录下来,并持之以恒,才成就了“诗鬼”的美名。无独有偶。宋代诗人梅尧臣,随身带着一个号称“诗袋”的布袋,游玩或者行走途中,一旦有所得,便记下来投入袋中,之后再慢慢斟酌修改,写出了不少名篇佳作。

随听随记、随得随记、随感随写,既可以不断积累素材,更可以捕捉一闪而过的灵感,避免错失机缘。

南宋诗人陆游,每有奇思妙想时便及时记下来置于诗囊中,他在《初寒》一诗中写道:“作诗老恨无奇思,时取囊中窥看。”等到创作枯竭,或钻进死胡同,或缺少创意时,把原来记下来的一些不完整的诗稿拿出来看看,便会产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重新迸发创作的激情。因为对创作中这种偶然闪现的灵感有着深刻领悟,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灵感一如滑过暗夜星空的流星,如果不及时间记录下来,一旦错过,你就可能会抱憾终身。

小的时候,父亲常说,好记性抵不过烂笔头,就是希望我们养成

自己的兴趣、心性、爱好、方向等主观的因素,但这中间,绝对不能排除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判断力——建立在自己对宇宙、社会、生命、人生认识基础上的判断力。李贽是一个修养深厚的儒者,他赞同儒家的学说,但认为孟子歪曲了正统,所以不喜欢,这就是他判断力赖以产生的源泉。

所以,高明的读书,一定有着一个必然的过程在里面:首先是应该阅读什么,最终却要发展到不应该阅读什么。阅读什么,为的是自己的趣味、坚守、追索,舍弃什么,同样也是为了这个。但取与舍中间,却有着一个提升素养、深化思想后的自己在里面。阅读什么,体现的是自己的小——视界需要开拓,思维需要升华,想法需要沉淀,精神需要凝聚;不阅读什么,体现的是自己的大——岁月不居,人生短暂,总有些什么需要自己来呵护、守卫、完善。这样的人,不做书籍的奴隶,而做自己的主人,不被碎片化和信息化,而拥有独立的思想世界。

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这样的读书态度,我们仍然需要在浩瀚的书籍面前树立自己的尊严。

随时记录的好习惯,避免遗漏重要的事情。这种方法,在文学创作中,尤为实用。

在文学创作中,经常会出现灵感一刹间闪现的时候,当那些好的构思、好的想法、好的诗句突然出现时,应当尽快记录下来,然后,再慢慢打磨,就有可能成就一篇好文章、一首好诗歌。如果不及时间记录下来,等到以后再写时,就会少了灵性,失去了“诗眼”,后悔莫及。但不少作家对此却不以为然,总认为自己有着聪慧的大脑、过人的想象力、强悍的记忆力,对一些福至心灵、突然而至的灵感不是想着及时记录下来,而是轻漫漠视,总想着以后写作时肯定会记起来。殊不知,灵感往往是一瞬间的事,往往是突然而来、倏然而去,并不能被人随心所欲地控制,如果不及时间记录下来,就会很快逃逸,并有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从而错失奇思妙想,一篇奇文妙诗可能因此失之交臂了。

文章自古辛苦事。一名作家要成名成家,写出不朽的名篇巨著,还须平时下得苦功夫,既像李春雷那样随身备两支笔,更要像李贺那样随身带上一个“诗囊”,随听随记随想,长此以往,方能成为一名有所作为的作家。

世说

灵感一如滑过暗夜星空的流星,如果不及时间记录下来,一旦错过,你就可能抱憾终身。

2018年夏末,著名作家李春雷来襄阳市采风期间,我发现他有一个好习惯,无论何时何地,手里都拿着两样东西:一本大号的黑色笔记本,两支圆珠笔。他在行走坐卧甚或吃饭时,只要听到有意思的事,都会拿笔记录下来。

为什么要带两支笔?李春雷解释说,“万一笔芯没有墨水了,到时候再找,来不及记录了。”

从李春雷随身携带两支笔的习惯可以看出,其成功的背后是努力与付出、细心与认真,正是因为付出比常人更多,其成为闻名全国的报告文学作家,两获鲁迅文学奖,也就不奇怪了。

一次,我和襄阳市作协副主席王大春偶然谈起此事时,他说襄阳市小小说作家尹全生也和李春雷有着类似的做法,他总是随身背着一个黄色的帆布挎包,里面永远都会装着本子和笔,只要听到有趣的故事,就会立即记下来。凭借坚持不懈地积累素材,尹全生成为国内名噪一时的小小说作家。

对文学创作而言,积累素材的过程,就像化蛹成蝶的过程,或者像火山积聚力量的过程,只有力量积蓄到极限,方能喷涌而出。这个积累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记录,不断地搜集,方能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而这个过程需要有锯木断、

百态